

# 长白交响

(四章)

□ 蔡保华

## 山有魂兮石有灵

北方有山兮大美长白，  
五花叠翠兮林海茫茫。  
诸峰揽月兮星移斗转，  
高峡平湖兮仙女梳妆。

山泉有魂兮山石有灵，  
涛声合鸣兮情满松江。  
飞鸟红果兮慰我情怀，  
不咸之山兮是我家乡。

## 长白长白 人间绝色

亦奇亦幻亦秀亦真，  
亦风亦雪亦雨亦明。

奇就奇她个绚烂精妙，  
幻就幻她个梦里大唐。  
秀就秀她个人间绝色，  
真就真她个天地洪荒。  
风就到她个山崩地裂，  
雪就扮她个皑皑银装。  
雨就下她个倾盆倾覆，  
晴就亮她个万丈光芒！

长白，长白，  
远古回声，峡谷震荡……

## 长白一世情

我有一世情，  
冰雪般晶莹。  
青松伴白桦，  
脉脉恋无声。

我有一世情，  
春水般灵动。

岳桦挽杜鹃，  
高寒笑山风。

## 爱之永恒 地老天荒……

春日长白，万物生长，  
一叶初发，百花飞扬。

夏季锦江，金钿花黄。  
舞我广袖，抒我霓裳。

秋色尽染，云纱为帐。  
天池高台，斑斓天堂。

冬雪润玉，日月齐光。  
江山如画，万千气象。

皎皎雪白头，相思勿相忘。  
听君歌一曲，林海交响响。

长白，我的大长白！  
爱之永恒，地老天荒……



讲个一位大姐的真实故事。

这位大姐，1952年出生在公主岭市秦家屯镇大榆树屯。多年后，一位老诗人曾说她“像一株婆婆丁，在田野里生长。”大姐幼时没有大号，邻里叫她三丫。9岁那年，她背起了书包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不为人注意的三丫，在学校里竟是一路成绩优异。

优秀而勤快的三丫被太阳晒得黑黑的。人们发现，稍有闲暇，黑三丫就往邻家跑，够奔人家糊在墙上的报纸。那时，自己家墙上那些发黄的旧报纸，她已经反反复复看过多遍，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。别人家墙上的报纸，对三丫来说都是新的。有喜欢的，她还拿出纸笔往下抄。小段的好抄，大块文章一时半会儿抄不完，主人就说：哎呀，费那劲干啥，把它抠下来。说着不是找剪刀就是拎把菜刀，问明白要哪块，就帮着往下抠。报纸直接糊在墙上的，只要把四周断开，一掀就下来，只是背面粘点土粒。抠完一块，他们就拎着剪刀或者菜刀问还抠哪儿？直到三丫说可以了。

去年，三丫回农村，一位大嫂见到她，提起当年抠报纸的事，问她还记得吗？她说怎么能忘了呢？父老乡亲为了满足她一个毛丫头的喜爱，不惜让自家糊完整的墙变得千疮百孔，正是大家的激励，才让她有了今天的长进。

这个三丫，就是梁淑芳。

梁大姐是四平市戏剧创作室一级编剧。她随和、亲切，喜欢体验生活，常回老家看看。乡亲们围在这位自己的作家身边，讲马呀牛啊，讲致富啊，各种趣事。

曾经，梁大姐初中毕业后，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。因为能干，十里八村都知道大榆树有个小三丫，一年挣3000多个工分。那时，大姐的弟弟年龄小，上趟子的活儿都是大姐干。秋天抹房子，大姐又是和泥又是往房上甩泥，又是爬上房顶亲自操持泥板子。脱土还是男劳力干的活，大姐一个姑娘家，泥和好了，人累瘫了，土坯脱不动了，坐下来抹眼泪，再起来接着干。

就这样，倔强的大姐成为村里有史以来唯一的女队长，后来被推荐为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，又成为村里出来的唯一的女作家。

大姐中学毕业后，灵感忽至，写下剧本《小护青员》，从此走上剧作家之路。

大姐的《小护青员》这出戏，很多老人都听过。幕布拉开，英姿勃发的小青边舞边唱，开心活泼，把观众引进一幅生机勃勃的美好画面，大姐把小青和二嫂对护青保苗的意义认识，放到一个有趣味、有人情的艺术氛围中，深刻地揭示了少年儿童内心世界单纯与美好。《小护青员》丰富生动的内容、发人深省的寓意，滋润着观众的心田，那些美好的情趣，让观众坐得住、看得懂、感兴趣。

当年，《小护青员》这个作品有上百家剧团演出，后来又获吉林省政府奖，再后来，梁淑芳大姐先后发表了《主任的家事》《县长来了》《山路幽幽》《朋友》《无奈人生》《奶奶的幸福》等三十多部作品。

曾有评论家这样说：“如果说作家初踏文坛，还只不过是凭直感写故事，第二创作阶段尚且涉世不深，到了第三阶段写《山路幽幽》时，作家则冷静凝思，看取社会人生，用幽默而委婉的颇似素描式的淡淡笔墨，勾勒出人的本质、本性和充满矛盾的轮廓。这是作家增强了艺术感觉之后走向成熟的第一步。”为了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作品，梁淑芳在新婚不久，就毅然去农村兼职。有了孩子之后，在带孩子写剧本之间屡屡发生冲突，为了创作，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送到农村老家去。送走了，哭一场。写出一稿，有了成果，笑了，再把孩子接回来。再改稿时，又得送走，再哭一场。就这样，送送接接，哭哭笑笑，梁淑芳经受着当作家与当母亲的双重苦楚。

往事如烟。如今，梁淑芳大姐精神矍铄，像往昔一样，感受生活、感受人生的渴望。当年的三丫、现在的大姐年近七旬了，她的剧作成就，是感受人生、深入生活而取得的。

责任编辑：王小微



长白山红日

郑春生/摄

# 乡音不改的『三丫』

□ 孙超

## 新写实

从事文字工作以来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爬山的旅人，始终看着前方的山峰不停地攀爬。每当感到心中疲倦，我就回到大河东，静静地看着挚爱的通沟河，听听河水流淌的声音。大河奔流而过，让我静静思索，接受灵魂洗礼，并带给我前行的源动力……

## 故乡的河

我出生在一个叫八道江煤矿的地方，也就是白山市城郊的通沟村。大通沟河与大泉眼河的交汇处，就是我故乡的东头。从这往下走，山脚下是一片为煤矿工人建的公房，有几百户人家。通沟河将沿岸的土地一分为二，乡亲们将这里称作河东和河西。因为我们家居住在河的东岸，都习惯称自己为河东人，也叫八道江煤矿子弟。

通沟河日夜奔流不息，为这里带来一地丰饶。河边小菜园里有的是黄瓜、豆角、茄子；清澈的河水中鱼虾成群，沙锅鲁子、扁担钩子、蝌蚪、七星子随处可见；靠山的后园里梯田整齐、瓜果飘香，樱桃、李子、山梨花盛开的季节，空气里都带着甜味儿；秋天沙果树上透着红的果子，葡萄架上带着白霜儿的累累果实，让人尽享丰收的喜悦。勤劳朴实的父老乡亲，在这片前有河后有山的钟灵毓秀之地，忙碌而又充实地生活。

那时，一座石桥将两岸的熙攘连接在一起。每到夏天，故乡西头职业高中的广场，就是我们肆意撒欢的地方，还要到大河洗个澡。每到冬天，通沟河的冰场上总有我们玩爬犁和抽冰嘎的身影。当时，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概念，只知道全家是从山东来的，爷爷在当时的八道江镇招工到了矿上，全家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矿工。我们是“国家人”的自豪，在童年时期一直伴着我。后来参军到了军营，常听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战友讲家乡的故事，也不禁想起我的故乡。后来，分配工作回到通化矿务局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故乡很难再找到当年的景象。

闲暇的日子里，我常静坐在大通沟河畔，默默听着大河的倾诉。我知道它在倾诉这些年来曲折，告诫我这片土地的凝重。我想我是真的静了下来，静到眼前浮现出那个硝烟还没散尽的年代，东北大地还未从战争的创伤中醒来，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的支边青年，汇聚在长白山脚下，有的同学甚至背点干粮和咸菜还要连夜赶回去。同学和我

工人的荣耀和辛酸，也凝结了独特的家国情怀。

我们的青春正赶上煤炭企业最艰难的时期。那时，八道江矿区经常停电，同期考高中的同学要到全矿唯一有光的地方，在机电科的路灯杆下看书学习。考上高中后，回家时，为了省几角钱的车钱，要走山路回到大通沟的研石山，有的同学甚至背点干粮和咸菜还要连夜赶回去。同学和我

我会想起一生都命运多舛的母亲。在我当兵的日子里，她用草纸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当我接到这封常人读不懂的信时，我从字里行间深刻地体会到两个字：想念。母亲想我了，看着锦州窗外的月亮，我的泪水打湿了草纸。第一次探亲回家时，母亲就站在河东的桥头，高兴地和乡亲们说儿回来了。当我见到她那一刻，看到她鬓边有了白发，泪水不禁滚滚而下。

那年，母亲患了癌症。她唤着我的乳名说，想回河东看看。这是我和妻子陪着她最后一次回到故乡。车停下后，她只在河东桥头走几步就走不动了，远远地，看看挚爱的通沟河，看几眼老房子。这时，河东的乡亲们热情地围了上来……后来，我将母亲安葬在了通沟河源头一处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山坳里。我想让通沟河陪伴着母亲。

想起我的奶奶，一个不识字的山东妇女。她含辛茹苦养大了五个子女，还要为孙辈操心。她没有文化，却知道孩子不能没有文化。她用爷爷微薄的退休金，在矿山操持着一家人的生计，还得贴补着我。还有我的大伯，一位在六道江区域有着良好口碑的基层法官，一身正气却英年早逝。我还会想起善良的姥爷和姥姥，经常带着我，沿着通沟河向上游溜达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侍弄着河边的菜园，为我的童年提供了庇护和依靠。最近，我经常在通沟河畔安静地思索，眼前总会不时地浮现出他们的笑容，我知道他们看到我的今天会很欣慰。

中国有句古语叫上善若水，水滋养着生命，润泽着土地，河作为承载它的主体之一，人们对它有着独特的记忆。通沟河于我而言，是一条充满思念和崇敬的河。尤其是想离我远去的亲人，看到河东年迈的父老乡亲时，它总提醒着我不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。因此，通沟河也成了我精神上的寄托。彷徨时，来看看它就能洗涤我心灵的尘埃。失落时，来听听它的声音，能让我重新审视自己，告诫我一切向前走，也不要忘记走过的路。

大河奔流，时间带来了收获，也带走了浮华。文字生涯中，尽管时光被薄了，岁月被写瘦了，但青山在，人未老，我要向挚爱的通沟河致敬。

# 大河奔流

□ 王宝玉

推着独轮车的农民。当通化矿务局成立时，他们都有了一个崭新的世界，从此开始了莽莽荒山建矿井、林海雪原扎营盘的峥嵘岁月，在新中国千万产业工人中竖起了一面大旗——通化矿工，那是爷爷那代煤矿工人最引以为豪的时代。后来，即使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，他们依然教育我的父辈们，要坚守这种拓荒精神。这让我经常陷入深深的思考，进而去探究通化矿工近70年的创业历程，以及这片矿区土地上的兴衰轮回。曾有位作家写道，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，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。通沟河啊，我想告诉父老乡亲们，脚下的这片热土，永远值得我自豪。

## 心中的河

通沟河蜿蜒地流淌着，它有时奔腾急促，它有时安静呜咽，但它从来不会忘记生长在身边的每个孩子。我们这群在煤矿长大的80后，出生在通化矿区计划经济的后期，成长在通化矿区进入市场经济的初期。长白山麓的雄浑大气、火红矿山的沸腾场面、大泉源水的日夜奔流，在时光前行的日子里，让我们读懂了煤炭产业

说从来不敢说家里的饭不好，怕在矿山坚守的父母伤心。在矿山工作的父辈们的艰辛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心里，我也是在那个时期参军到部队。

复员后，我被分配到通清煤矿。当时，为了考大学买书常将午饭省略。报名前，却因为买《档案管理学》和《古代文学作品选》，差10块钱报不上名。本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，看着后边排着长龙的报名队伍，我硬着头皮借了个电话打给战友，他从电线杆上爬下来赶到现场，我才报上名，并顺利通过了考试。

后来，我的新闻业务突飞猛进。我曾连续6天6夜在现场采访，并因为表现突出被授予抗洪抢险模范共产党员称号。

## 亲人的河

通沟河没有波澜壮阔的壮美，更没有小桥流水的雅致。它就像一个从山沟里跑出来的野小子，没有雕琢，浑身充满了原始的愣劲儿，有着独特肆意的坚韧，百折不挠地向前行进。每次回到这里，看着它欢快奔腾地流淌，总能带给我前行的动力，也会让我想起很多往事……